

第五卷

並蒂蓮花記

楊州有張姓者，富冠郡邑。家有一女，小字麗春，年十有七。美姿容，善詩賦。遠近締姻者，其門如市。張翁不之許，嘗曰：「相女配夫，古之道也。吾惟得佳婿，貧富有不較焉。」

同里曹姓者，家雖貧窶，一子聰俊，名壁，尤工文詞。年十六，未有室。張固垂意於彼。彼以貧富肉量，不敢啟齒。張一日開塾於家，令人招生過塾讀書。生果負笈而至，麗春於花下窺之，見生儀容清雅，舉止端詳，竊念曰：「必得此郎，平生願足矣。」張亦暗喜，尋命生宿於西軒靜室，以便肄業。

時值菊節，張拉師出外登高暢飲。生兀坐書齋，不勝岑寂，乃長吟一絕，以遣悶云：

時值重陽令節邊，滿城風雨寂寥天。

可憐不帶登高興，孤負黃花又一年。

麗春潛聽，情不能已，乃於窗外踵韻，繼吟之曰：

花月空照兩人邊，安得團圓共一天。

可惜風流人未會，錯教烏兔送青年。

生聽其詩，趨出相見。麗春亦不迴避，彼此交會，其札甚恭。麗春笑曰：「子知家君館穀之意乎？東牀之選，其在茲矣。子宜鄭重，妾亦忍死以待。」正敘話間，侍婢報曰：「家主回矣。」遂各散去。

翌日，麗春命侍兒蘭香持彩箋，作詞一闕以寄生，詞曰：

清朝慢雲，翠幕香凝。羅幃夢杳，深閨翡翠衾寒。可是一春憔悴，倦倚欄杆。最怪好花無主，狂蜂浪蝶幾翩翩。傷情處，枝頭杜宇，血淚成丹，蕩蕩游絲舞飛絮，奈芳心牽引，更有多般。歎香銷玉減，愁鎖朱顏。望赤繩繫足，定應合浦珠還。洞房內，紅搖花燭，魚水同歡。

生得詞，喜不自勝。審知女有相從之意，乃吟詩一律，書以復之，云：

曲欄深處遇嬌姿，一日相思十二時。

自是琴中逢卓女，何須畫裡見崔徽。

繩牽絲幕應留意，腹袒東牀定有期。

昨夜嫦娥降消息，廣寒已許折高枝。

麗春得詩，衷情悒快。一夕，生明燭獨坐，忽聞叩門聲。生啟視之，乃麗春也。延入寢室，揖遜而坐。麗春從袖中出花箋一幅，上書詩四絕，笑曰：「妾效唐人，作回文四時詞，請君改教。」

其一：

花枝幾朵紅垂檻，柳樹千絲綠繞堤。

鴉鬢兩蟠烏裊裊，徑苔行步印香泥。

其二：

高梁畫棟棲雙燕，葉展荷錢小疊青。

腰細褪裙羅帶緩，銷魂暗淚滴圍屏。

其三：

明月晚天清皎皎，凜霜晴露冷悠悠。

情傷暗想閒長夜，淚血垂胸鎖恨愁。

其四：

天冷雪花香墮指，日寒霜粉凍凝腮。

懸懸意想空吁氣，夜月閒庭一樹梅。

生誦畢，深贊其妙，將欲賡詠，麗遽曰：「不必和也。家君新構別墅，已狀四景，士夫題詠甚富，但無作回文者。敢請不吝珠玉，光輝蓬華，是所願也。」生按題揮筆，亦作回文體四絕云。

其一：

東西岸草迷煙淡，遠近汀花逐水流。

虹跨短橋橫曲徑，石粼粼砌路悠悠。

其二：

牆矮築軒當綠野，樹高連屋近青山。

香清散處殘紅落，酒興詩懷遣日閒。

其三：

溪曲繞村流水碧，小橋斜傍竹居清。

啼烏月落霜天曉，岸泊閒舟兩葉輕。

其四：

歧路曲盤蛇裊裊，亂山群舞鳳層層。

枝封雪蕊梅依屋，獨坐閒窗夜伴燈。

麗春誦之，歎曰：「下筆立成，才高七步也。」時漏下二更，生懇欲求合，麗春正色曰：「所謂詩餘德薄，題詞有待，不敢效。」

之，終有結之會耳。」遂各歸寢。

張公倩媒，擇日下聘，贅生入門。花燭洞房，鸞交鳳友，其樂可知矣，已而與生交會，極盡綢繆。麗春謂生曰：「曩夕之會，非逆君情，第以妾非桑間婦，君非棄金夫，終為鶉奔諺耳。今日名正言順，其樂豈不宏長乎哉！」生曰：「高見也。」自此，兩情愈密，歡愛殊深。

咸淳末，海寇犯揚州。官軍敗績，城遂陷。賊眾大掠，市肆一空。殆至張宅，家人奔竄，生女臥榻，適臨大池，倉卒無避，恐致辱身，乃相摟共溺池中而死。逾年，其中忽生並蒂蓮花，紅香可愛，人爭以為異，觀者如市。士大夫題詠甚多，彙其尤者於：

佳人才子是前緣，不作天仙作水仙。

白骨不埋黃壤土，清魂長浸碧波天。

生前曾結同心帶，死後仍開並蒂蓮。

千古風流千古恨，恩情不斷藕絲牽。

詩詞成帙，名之曰《並蒂蓮集》，至今傳誦不絕。

鞦韆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奢都刺為僉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宏麗，莫與為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庭榭之好，冠於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

適樞密同金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鞦韆競就，歡哄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睹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為閤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於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爾喜觀鞦韆，以此為題，《菩薩蠻》為調，賦南詞一闕，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更將裙繫牢。

牙牀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詠鶯。拜住拂拭藤，用漢字書，呈宣徽。宣徽喜曰：「得婚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並呼女出，與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窗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欄多喜氣，女婿近乘龍也。」

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宣傳都下，以為盛事。拜住鶯詞附彙於此：

嫩日舒晴，韶光豔，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試。孤枕乍聞弦索俏，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蠻柔舌韻，東風愈嬌媚。

幽夢醒，閒愁泥。殘香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人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既而，同僉豪宕，簋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台獄。得疾囹圄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爾弗起，闔室染疾，盡為一空，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獨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己婿家反凋敝如此，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為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另議平章闊闊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紗縊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輿回，悉傾家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暫寄清安僧寺。

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叩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柩，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啟。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利物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值數萬緡，因托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攜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

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學術。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為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兒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殮，空棺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為贅婿，終老其家。

拜住三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廝俱為內怯薛帶御器械。忙古歹先死。黑廝官至樞密院使。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張紅橋傳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曰「紅橋」。聰敏博學，雅善屬文。豪宗右族，爭欲聘之，張悉不從。父母問其故，張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於是操觚之士聞之，咸托五字為媒。張但第其優劣，終無所答。邑人王恭寄以詩曰：

重簾空見月昏黃，絡緯啼來也斷腸。

幾度擊書君不答，雁飛應不到衡陽。

永泰王尤所鍾念，乃稅其鄰舍以居。一日，張方睡起，竊見之，遂寄以詩曰：

象牙筠篔碧紗籠，綽約佳人睡正濃。

半抹曉煙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

神遊蓬島三千界，夢繞巫山十二峰。

誰把棋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濕酥胸。

張得之，怒其輕薄，遂深居不出。久之，悒悒而歸。最後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東鄰，適見張焚香庭前，因托鄰嫗投之詩曰：

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
含情慾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
張捧詩為之啟齒，援筆而答曰：
梨花寂寂鬥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
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

嫗持詩賀鴻曰：「張娘子自束髮以來，持詩求通者，無慮數十，曾未揮毫。今得君詩而為此以答，誠所希有。」鴻亦大喜過望。因使嫗通懇勸，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於其家，以外室處之，定情之夕，鴻作詩曰：

雲娥酷似董妖嬈，每到春來恨未消。
誰道蓬山天樣遠，畫欄咫尺是紅橋。
張詩曰：
芙蓉作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
共道瑤池春似海，月明飛下一雙鴻。
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篤。

王聞其事，即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鴻謂張曰：「卿獨不聞龐公之妻，拜司馬德操乎？」張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可乎？」於是，鴻不能強。乃密賂侍者，潛窺室內，見鴻適與張狎。因作《酥乳》、《雲鬢》二詩以戲之。《酥乳》詩曰：

一雙明月貼胸前，紫禁葡萄碧玉圓。
夫婿調疏綺窗下，金莖幾點露珠懸。

《雲鬢》詩曰：

香鬢三尺絡芙蓉，翠聳巫山雨後峰。
斜倚玉牀春色去，鴉翎蟬翼半蓬鬆。
張愈恚怒。

知其意，乃挽鴻游三山。越數日，鴻絕逃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作詩曰：

溶溶春水漾瓊瑤，兩岸菰蒲長綠苗。
幾度踏青歸去晚，卻從燈火認紅橋。
其二曰：

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朵斜簪近翠翹。
寶馬未歸新月上，綠楊影裡倚紅橋。

其三曰：

玉階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勺。
為惜碧波明月色，鳳頭鞋子步紅橋。

張屬而和曰：

桂輪斜落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
露濕暗香珠翠冷，赤欄橋上待歸鴻。

其二曰：

橋紅千日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鴻。

其三曰：草香花暖醉春風，郎去西湖水向東。

斜倚石欄頻悵望，月明孤影笑飛鴻。

後一年，鴻有金陵之游，乃作《大江東》一闕留別：曰：

鍾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煙雲多是恨，況與玉人離別。軟語叮嚀，柔情婉戀，熔盡肝腸鐵。歧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

應念翠袖籠香，玉壺溫酒，夜夜銀屏月。蓄喜含嗔多少態，海岳誓盟都設。此去何之，碧雲春樹，合晚翠千疊。圖將羈思，歸來細與伊說。

張亦依韻賦別曰：

鳳凰山下，玉漏聲，恨今宵容易歇。一曲陽關歌未畢，棲鳥啞啞催人別。含怨吞聲，兩行珠淚，漬透千重鐵。柔腸幾寸，斷盡臨歧時節。還憶浴罷畫眉，夢回攜手，踏碎花間月。謾道胸前懷豆，今日總成虛設。桃葉渡頭，河水千里，合凍雲疊疊。寒燈旅邸，熒熒與誰閒說。

又明年，鴻寄《摸魚兒》一闕，絕句七首。其詞曰：

記得紅橋，少年遊冶，多少兩情雲緒。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靨笑迎朱戶。斷腸處，半醉微醒，燈暗夜深，語問情幾許？情應似吳蠶吐繭，撩亂千萬縷。

別離處，淡月乳鴉啼曙。淚痕深，紅袖污。深懷遐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得長纓繫日留春住。相思最苦。莫道不消魂，衷腸鐵石，涕淚也如雨。

其詩曰：

女螺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
歸夢不知江路遠，夜深和月到紅橋。

其二曰：

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寥。
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

其三曰：

殘燈暗影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綃。
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煙斜月過紅橋。

其四曰：

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
長記看燈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

其五曰：

一襟擁恨怨魂消，閒卻鳴鸞白玉蕭。
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

其六曰：

傷春雨淚濕鮫綃，別雁離鴻去影遙。
流水落花多少恨，日斜元語立紅橋。

其七曰：

綺窗別後玉人遙，濃睡才醒酒未消。
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

先是，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居常鬱鬱無聊，及鴻詩詞至，遂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無何，鴻歸，遽往訪之，道中作詩曰：

三千客路動行鑣，遠別歸來興欲飄。

只恐鳳樓人待久，玉鞭催馬上紅橋。

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仿惶之際，忽見牀頭玉佩 懸一緘。拆之，有《蝶戀花》一闕及七絕句。其詞曰：

記得紅橋西畔路，郎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度，錦屏翠幕留春住。

其詩曰：

牀頭絡緯泣秋風，一點殘燈照藥叢。
夢吉夢凶都不定，朝朝望斷北來鴻。

其二曰：

井落金瓶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
輕羅露濕鴛鴦冷，閒聽長宵嘹唳鴻。

其三曰：

寂寂香闈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
內家不遣園陵去，音信何緣寄塞鴻。

其四曰：

玉簪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
綠窗寂寞無人到，海闊天高怨落鴻。

其五曰：

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
相見千回都是夢，樓頭長日妒雙鴻。

其六曰：

半簾明月影 ，照見鴛鴦錦帳中。
夢裡玉人方下馬，恨他天外一聲鴻。

其七曰：

一南一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
他日歸來也無益，夜台應少繫書鴻。

鴻得詩詞悲感哀怨，殆不勝情，因賦物詞曰：

柔腸百結淚懸河，瘞玉埋香無奈何。明月也知留佩 ，曉來長想畫青蛾。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薤露歌，自是忘情惟上智，

此生長抱怨情多。

王亦以詩哭之，曰：

濕雲如醉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鄰。
新綠只疑銷曉黛，落紅猶記掩歌唇。

舞樓春去空殘月，月榭香飄不見人。
欲覓梨雲仙夢遠，坐臨芳沼獨傷神。

自後，鴻每再過紅橋，輒為之吁悒累日。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

十二欄杆七寶台，春風隨處豔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

翠翠和之曰：

平生每恨祝英台，懷抱何為不早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父母為其議親，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而聽焉，遂卜日結婚。凡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女家自備。迎入門，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畔作《臨江仙》一闕贈生曰：

曾向書窗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鷹香塵，兩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顧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人世隔紅塵。海誓山盟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外有誰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游綠水，未足喻也。

未有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翠為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至正末，士誠納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李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儀隆赫。生仁立門牆，躊躇窺伺，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今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非有他也。」聞者曰：「然則汝何名姓，妹年貌若干？吾得一聞，以審虛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也。年二十餘，識字，善為詩，性又慧巧。本使寵之專房，汝言信不虛，吾將告之於內，汝且以此以待。」遂奔走入告。須臾，令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由。將軍，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內監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詞，但悲傷哽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疲倦，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其服之。並以幃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館，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既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六經群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疑哉？」將軍喜曰：「某自少失學，乘亂崛起。今方見用於時，趨附者眾，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函盈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明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髮，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

然而，生之來此，本為求訪其妻。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遠，內外頗嚴。欲達一意，終無間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欄杆，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時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煙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題於片紙，拆布衣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之曰：「天道已寒，吾衣甚薄，望持入付於吾妹，令其拆而縫紉之，將以禦寒耳。」小豎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位，別為一詩，亦縫於衣領之內，付出還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但愈加抑鬱，遂感沉疾。翠翠聞之，請於將軍，始得一至牀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死於其手。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

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將及一月。一旦，告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只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下，庶有依托，不至作他鄉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

洪武初，張氏既滅，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道由湖州過道場山下，見華屋數間，槐柳扶疏，翠翠與金生並肩而立於門。遽呼之入，問父母存亡及鄉井舊事，因留之宿。明早以一啟與之。父母得書，甚喜。其父即貨舟訪焉。至道場山下，向日相遇留宿之處，則荒煙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華屋，乃東西兩墳耳，時日已暮，因宿於墳下。三更後，忽見翠翠與金生拜於前，悲啼宛轉。父驚而撫問之，翠翠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亂起，蕭牆禍生，衽席不能效竇氏女之死，乃致為沙陀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狙獍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九閻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蒙遠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夫婦之義，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殞，妾含冤而繼殞。欲求附葬，遂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言畢，因抱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以牲酒奠於墓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往來者，指為金翠墓云。

太曼生傳

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游四方，年十九。自吉州還閩，僦寓城東，惡其囂雜妨功，因稅居於委巷。屋雖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疏，花柳間植，有濠濮間想。生常散步園中，吟詠自適。一日，偶值雙鸞第一坊郎，年可十六七，後園彩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逡巡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且聞其善詞章，情亦不能自禁。回眸轉盼，百倍撩人。生自是神爽飛越。讀書

之念頓灰。

越旬餘，復於園內遇向者雙鬟，因慙勸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乎？」鬟曰：「女郎時手一編，日夕不輟，豈不識字乎？」生曰：「吾有一詩，欲致之，能為一達否？」鬟曰：「郎君善詩，女郎稔知之。某當為作寄詩郵耳。」生遂賦一絕云：

春園花事鬥芳菲，萬綠叢中見茵衣。
自愧含毫非子建，水邊能賦洛川妃。
女得詩，見其詞翰雙絕，吟不置口。遂次其韻以答之，云：
小園芳草綠菲菲，粉蝶聯翩展畫衣。
首愧一雙蓮步闊，隔花人莫笑潘妃。

自此槐黃期迫，生以省試促歸，不敢通問。及秋不第，復攜書於別業。女時時遣雙鬟慰勞之。由此荏苒，遂結同心。定情之後，倍相狎昵。因贈生玉半規，紫羅囊一枚。生賦詩云：

數聲殘漏滿簾霜，青鳥銜箋事渺茫。
剖贈半規蒼玉，分將百合紫羅囊。
空傳垂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裡妝。
一枕遊仙終是夢，桃花春色誤劉郎。

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彩。女常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吟》一卷，其寄生詩甚多。有云：

重門深鎖斷人行，花影參差月影清。
獨坐小樓長倚恨，隔牆空聽讀書聲。
逾年，生當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永絕焉。然詩札往來，歲猶一二。至越數載，生舉賓薦，戒行有日，女寄書以通慙。生賦《柳梢青》一闕別之：

茸鶯聲吞，蛾眉黛蹙，總是銷魂。銀燭光沉，蘭閨夜永，月滿尊樽。羅衣空濕啼痕。腸斷處，秋風暮猿。潞水寒冰，燕山殘雪，誰與溫存？

後隔數月，女因念生得瘵疾，臥牀日久，思一見生。實出無名，生乃托為醫以診脈進。女見生，揮涕如永訣狀。遂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拗而卒。生哭之以詩，曰：

玉殞珠沉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
常圖峽蝶花樓下，記刺鴛鴦繡幕前。
只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膽似非煙。
朱顏皓齒歸黃土，脈脈空尋再世緣。
不數日，而生亦卒。

烏山幽會記

林生子真，讀書烏石山房。往返里巷間，有一姝，素服淡妝，倚門露半面曰：「徐徐行，誰氏郎君耶？」林愕然大驚，且口噤，猝無可語。行道之人復杳至，目招而過之，陽顧侍兒言他事。侍兒心知微指，志其居。歸，令復往通慙。因訪鄰嫗，知為張壁娘。

張壁娘者，良家女也，於歸半歲夫亡。壁娘光麗豔美，妖冶動人。里中少年，聞其新寡，競委幣焉，張皆不受。獨竊從戶窺林，心悅而好，恐不得當也。

張所居後即山，山上折而數十武，即林讀書處。張即期以旦日踏青來會。當是時，載酒游者，趾相錯也。張出，適與諸游者會，諸游者薄而觀之。林亦混其中，各自引嫌，不交一語而歸。林鬱鬱不自得，乃賦詩云：

秋波頻傳瞥檀郎，脈脈低回暗斷腸。
只為傍人羞不語，縞衣縹緲但聞香。

張所居妝台之上，又有復閣枕山麓，甚秘。先是林遣侍兒至張所，張陰教置之。是夕，張使侍婢引林匿復閣中。夜靜，張篝燈至，遂為長夜之歡。平明，林從山麓而出。如是者累月。而張亦時詣林讀書山房，鶻浪綢繆，無所不至。無何，林移家臨汀，就父公署。臨別之夕，不復與言，但與張極歡痛飲而已。明日登車逕去。久之，張始知林去遠，忽忽若有亡。又以林去不為一言，輕負其德，感想懊恨，遂成沉痾。因為詩一章，以寄林云：

黃消鵝子翠消鴉，簾拂層波帳凡華。
裙帛褪來腰束素，釧金鬆盡臂纏紗。
牀前弱態眠新柳，枕上回鬟壓落花。
不信登牆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

林得詩，始知張病，惟日飲泣而已，因覓入會城者，附書問起居，且與為約。而張於數日前死矣。使者歸言其狀，林失聲投地，幾不自勝。因作悼亡二絕云：

有客何來自越城，聞君去伴董雙成。
相期總在瑤池會，不向人間哭一聲。
潘岳何須賦悼亡，人間無驗返魂香。
更憐三載窮途淚，猶灑秋風一萬行。
明年，林自臨汀歸閩，逡巡過張所居。塵網妝樓，燕鳴故壘，而張已埋玉西郊矣。林自是不復讀書舊館，復賦感舊詩二章曰：
落梅到地夜無聲，掛空階碎月明。
徙倚朱欄人不見，雙懸清淚聽寒更。
梅花歷落奈愁何，夢裡朱樓掩淚過。
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

壁娘素善音，而尤善吹簫，往詣林書房，曾倚梅三弄，故林詩及之云。

雙鴛塚志

林澄字太清，侯官人。年十七。與同時戴貴共學，館於戴之西軒。一日，購得佳書，期貴分彙，澄匝旬猶未卒業，而貴五日已繕寫成帖，且點畫媚人。澄心異之，徵其故。貴曰：「餘女弟伯磷，素閒翰墨，為我分其任，故速成耳。」時生未議聘，而女亦未字人，因陰有所屬，第不敢白之父母耳。一日，適貴他往，女刺繡簾中，窺生容顏韶秀，相視目成者久之。生歸西軒，情不自禁，乃題一詩於團扇之上，云：

目似秋波鬢似雲，繡簾深處見紅裙。

東風裊裊吹香氣，夢裡猶聞百和薰。

女有侍兒名壽娘者，頗亦解事。值以他故之西軒，而見生所題之扇，因攜以示女。女見詩，知生之屬意有在也。乃密賦古風一章，命壽娘以寄生，云：

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為主。

欲結箕帚緣，嚴親猶未許。

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

相逢荷日成，愁緒千萬縷。

咫尺隔重簾，脈脈不得語。

願君盟勿渝，早諧鸞鳳侶。

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

自後，書札往還，無間晨夕。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赴生期約。雞鳴而別，且訂偕老之期。生因賦詩云：

四鄰歌吹玉缸紅，始信藍橋有路通。

無賴汝南雞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

女亦有詩云：

風透紗窗月影寒，鬢雲掩亂晚妝殘。

胸前羅帶無顏色，盡是相思淚染斑。

蹤跡由是益密，家人莫之覺也。

中秋之夕，生復會女於繡房。枕席綢繆，極其款曲。漏下四鼓，甫畢餘歡，而貴之家奴貴郎陰知其事，因持斧突入，意有所挾。而生急奔出，不謂觸斧遽殞。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生屍而死。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悼。檢其篋，得詩數十首，皆情至之語。不忍讀竟焚之。女兄貴素與生深交，議為合葬。因殯於東郊清貴里，題曰「雙鴛家」云。時有文士吳子明為之銘曰：

壁碎珠沉，蘭摧玉折。生願同衾，死期共穴。塚號鴛鴦，魂為蝴蝶；華山畿，英台墓，連理枝，合歡樹，古有之，今再遇。

時正德三年事也。

娟娟傳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大學，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峰，夢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寤而起。其所夢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旁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

煙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澹妝。

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

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遙見一女郎從二女侍游樹下，迤邐將近，生移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暖。女郎徐邀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仁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佩鏘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

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

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人那人家。

徙倚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

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卷月沉鉤。

人間三月無紅葉，卻任桃花逐水流。

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琪璧。

壬午，生謁選天官，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擬閒遊。因勒馬道旁。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畔畔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台欄，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旬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逍遙，歷覽畫壁。翁從旁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前過武清，所得道旁遺棄也。」翁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謬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所經行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再引入一曲室，幃帳妍麗，金玉煥然。至一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老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輿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睹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妝，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征，嚴然秦觀峰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歎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

明日，鄰翁以媼母命來，請以弱女為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媼媼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生以督運南行，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間問。媼媼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

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只數愁。

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裏贈玉搔頭。

是夕，生適自潞還，媼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

即口占贈媼媼曰：

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影扶疏玉漏嚴。

秋蒲芙蓉偏獻笑，半窗斜映水晶簾。

其冬十月，生以大夫人憂去職。河冰既合，媼適病不能偕。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母與媼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別。明年春，媼病轉劇，遣翁子錢郎，即以詩寄生曰：

楚天風雨繞陽台，百種名花次第開。

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

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媼媼畫像，題詩其上曰：

人生補過□張郎，已恨花殘月減光。

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太匆忙。

秦娘似比當時瘦，李衛慚多舊日狂。

梅影橫斜啼鳥散，繞天黃葉倚繩牀。

時人多傳誦焉。

[返回 >> 豔異編續集 >>](#)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開放文學網站](#)